

語言與政治分得開嗎？

問：語言是表現文化的一種工具而已，但最近語言問題似乎被政治化了，引起了社會上的一些緊張，難道這種現象是正常的嗎？語言與政治難道分不開嗎？

——高雄 王台生

答：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。簡單的回答：語言有時應該和政治分開，但有時又分不開。

的確，語言是文化的表現工具，同一民族，用同一種語言做為溝通工具，傳承同一的文化體系，這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權利，也是一種義務，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應加以干涉。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，語言學者和社會學者秉持著客觀、科學的態度加以觀察、分析，基於學術自由，政治亦不應加以干涉。

如果一民族的語言文化正常自由的發展，它不應該也不會被政治化。可是當一民族的語言文

化受到外來語言文化的威脅，而無法正常自由地發展時，語言問題就成了政治問題，在這種情形下呼籲語言與政治分開，就是助紂為虐的說法。

從歷史上看來，語言是不斷在變化的，一種語言會分化為幾種互不相通的語言，同時幾種語言也會互相競爭、融合或同化為一種語言。比如漢語分化為官話、吳語、贛語、湘語、閩語、客語、粵語等大語族，閩語又分為閩北語、閩東語、興化語、閩南語等互不相通的語言。山地語、平埔語原屬南島語系，但各族語言不通，互相成為獨立的語言，這是語言分化的例子。上次我們提到平埔語、漳、潮客語，乃至潮州話在台灣消失，這是語言被同化的例子。漳州腔、泉州腔在台灣互相混合為不漳不泉的台灣話，這是語言融合的例子。

語言在互相競爭時，會表現出優勢和劣勢的落差。語言的優勢可分為四種：文化優勢、人口優勢、經濟優勢、政治優勢。前三者與政治往往無關，後者則與政治直接發生關係。

日語和漢語、英語發生競爭的結果，日語吸收了大量漢語、英語，但漢語、英語則極少吸收日語。漢語、英語表現了文化優勢。平埔語被鶴佬語消滅，表現了鶴佬語的文化優勢。

台灣是民族的大融爐，各族漢人在台灣雜居的結果，融合成鶴佬語、客家語，而其他語言或方言則趨於消滅，表現了鶴佬語和客家語的人口優勢。

但「國語」——日據時代是日語，光復後是以北京音為標準的普通話，人口完全佔劣勢，但政治以及政治背後的文化（主要指教育、傳播、出版）卻佔著絕對優勢，對台灣既存的三大語言

語言與政治分得開嗎？

進行以同化爲目的的壓迫。日語隨著政權的退讓而突然退出台灣；北京話則蛻化成「台北國語」，以極大的勢力在台灣盤據、生根，幾有消滅以上三大台語之勢。

此種形勢乃是國民黨以壟斷政治，進而壟斷文化、教育、經濟、財政、控制傳播媒體，以剝奪台灣人的母語教育權、社會使用權、廣播電視傳播權，所造成的結果。因此追根究底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，語言與政治乃成分不開的相關問題，撇開政治問題是無法談語言問題的。